

八年流離記

著作者：張若

上海開明書店

寫在八年流離記前面

在抗戰勝利的今天，張若虛^著一個苦子寫了這一本從抗戰開始時流浪起一直到勝為止的慘痛的日記。

這個苦孩子名叫丁慶華，他的家為抗戰毀滅了，他的爸爸媽媽兄弟為了抗戰犧牲了，孤獨的他，朝着飢餓線上前進，整整掙扎了八年。他做過小偷，小乞丐，小強盜……一切一切，是罪惡，是痛苦，是辛勞，是悲哀，是血，是淚……然而終於交織出偉大的力和愛，完成了一個新生新中國的健全國民。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張鑄

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版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版

八年流離記

全一冊

著者：張若虛

校訂：尹梅

發行者：張一渠

印刷者：兒童書局

發行所：兒童書局

兒童讀物書

1. 苦兒努力記

2. 阿兒遊記

3. 三毛生日記

4. 大小人口遊記

地址：上海福州路424號

八年流離記

——一個苦孩子丁慶華從抗戰到勝利的日記——

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一日 星期四 雷雨，入夜雨止。

兩個月漫長的暑假，今天開始了！昨天跟同學們在休業式後分別時，都顯得戀戀不捨的樣子。

大考前，級任老師俞先生在國語科上曾說，有幾位同學的作文太不行，平時要多唸。多寫才好，寫日記就是練習多寫的最好方法。並且還說了許多關於寫日記的方法和益處；更鼓勵著我們立刻就開始寫。

說起來也慚愧，我的作文也在「不行」的當中，上學期內，二十篇作文中祇有三篇乙等，其餘都是丙等和丁等。鄰家的女傭請我寫信時，竟有許多字不知如何寫法，還

得去請教姐姐或媽媽，要六年級的學生了，不是很丟臉的嗎？

因為他決定在暑假回國度假中，開始學寫日記。我要把它當作一件大事，請做先起。一個字一個字，再請爸爸或媽媽修改一下，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像寫小冊似的，用墨筆點畫在紙子上。

七月三日 星期六 晴。

爸爸昨日深夜從南京教書的長安回家，今天早晨才跟他見面。半年不見的爸爸，似乎蒼老了好多。

整日同爸爸在田野裏玩，看着辛苦的農夫，赤手腳在田裏工作，汗不住地從他們醬色的皮膚上滴下來，我們吃的一碗碗的白米飯，都是農夫們的血汗呢！

晚上，把昨天寫的日記給爸爸媽媽看。媽媽看了說：「不要虎頭蛇尾才好。」爸爸還說：「你要好好地寫，將來我給你印成一本書！」

我聽了很高興。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寫的日記已印好，名字很清晰地印在

潔白的紙上，同學們祝賀的信，雪片也似的寄來，我快活得唱起歌來。醒時，天還沒有亮。

七月五日 星期一 晴。

上午，拿了長竹竿，預備同弟弟出去捉知了。爸爸坐在庭院中的樹蔭下看書。他見了我說：「華兒，暑假了，你的生活要像在學校時一樣的有規律才好。明天起，你就進暑期學校吧！」

我聽了不懂，因為鎮上祇有兩所小學，都沒有暑期學校的。是什麼暑期學校呢？爸爸看見我呆住的样子，不禁笑起來。

「我就是那所暑期學校的校長先生，」爸爸說：「你和姐姐和弟弟是學生。」

我也笑起來，同時覺得高興。爸爸又要跟我們講新鮮而有趣的故事了，我們會一連幾個鐘點的聽着，不覺得絲毫的疲倦。

「今晚，我替你們預備一張課程表，」爸爸繼續說：「明天起，要上課了，你去把書桌整理整理吧！」

我去整理書桌，弟弟却哭了起來，媽來哄着他去玩積木，才止住哭聲。

午餐時，我把這件事很起勁的告訴姐姐，那知姐姐早知道了，使我很掃興。

七月六日 星期二 陰雨。

早餐後，姐姐很高興地，和我伴着弟弟一同到爸爸的書房裏，爸爸給我一張紙，上

面寫着：

丁慶華的暑期生活表。

一、五時起身。

二、五時半戶外早操半小時。

三、六時至七時半寫大小楷和日記。

四、七時半早餐。

五、八時至十一時做功課。

六、十一時至十二時幫助媽媽料理家務。

七、下午一時至三時午睡或休息。

八、二時至五時戶外遊戲，遊戲後洗澡。

九、六時晚餐，晚餐後乘涼一小時。

十、八時就寢。

爸爸又從書架上拿下愛的教育和苦兒努力記給我和姐姐做課外閱讀。姐姐還加一本英文書（她要初中三年級了）弟弟則拿了一本彩色的幼稚園讀本。一個人坐在小檯上，唧唧唔唔的讀起來。下學期他要進一年級了。

爸爸又講了一則富蘭克林幫助窮人的故事。富蘭克林接到一個人要求救助的信，他就附寄了十元錢的鈔票給那個人。並且在信中說他不希望那人能把這十元錢還他，祇希望那人將來在別人困難時，也能幫助別人，這樣就比還錢好得多了。

七月九日 星期五 晨陰，近午，雲漸開。

早餐時，隔壁黃家的婢女阿玲哭喊着逃到我家來。她跟姐姐同年——十五歲。但

是，她非但沒有書讀，沒有衣穿，沒有食物能吃饱，還要受責打呢！她跪在媽媽面前喊救命。媽媽正在安慰她的時候，她的東家黃師母——她丈夫在上海開着店——拿着一根藤鞭，兇狠狠地追來，拉了阿玲就走。一面回過頭來抱歉地對爸爸媽媽說：「真正對不起，吵到你們府上來了！」一面又罵道：「你這不要臉的，清早起來，地不掃，檯子不揩，却偷東西吃，打死你這個賊骨頭！」

唉！阿玲多麼可憐呀！媽媽說：「阿玲沒有了爸媽，才賣出來做婢女的。」我和她都是孩子，然而我比她幸福得多了。我有爸爸，有媽媽，有姐姐，有弟弟。爸爸辛辛苦苦在外面賺了錢，養活我們，給我們讀書，教我們學好慈愛的媽媽照料我們的飲食，當心我們的健康，還做衣服給我們穿。姐姐和弟弟伴我遊玩。他們全待我好，我也愛他們，我不欺侮弟弟和姐姐，我更聽從爸爸媽媽的話，從不使他們洩氣或傷心。

七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

爸爸正在講美國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的故事時候，一個青年來探望爸爸，他是

爸爸等的學生，姓周，和我們住在一個縣城裏。他的話，說得很多。當說到七月七日在蘆溝橋發生的戰事時，爸爸說，這戰事不會久長的，因為小小的日本，想侵佔我們這樣大的中國，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那青年却不以為然，他引了許多理由，說戰事一定要延長下去的。那說話的樣子很有趣，詞不勝詞，說到激烈處，臉紅了臉，額上的汗不斷的掛下來，嘴裏的口水，不斷地飛濺開來，爸爸望着他微笑，姐姐也向着他撇嘴，我更不禁要笑出聲音來。（弟弟已到媽媽那裏去了。）但是那位青年演說家，還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說他的話，並不在意我們的笑他。

爸爸留他吃午飯。

七月二十日 星期二 雷雨，午後雨止。

上午，畫一幅我的家鄉圖。下午，天氣很熱，爸爸帶了姐姐和我到大河邊去釣魚。我們全戴了闊邊的草帽，高高興興地走到半里路外的河邊。爸爸是釣魚的能手，他能靜靜地坐在樹蔭下釣上幾個鐘點，我却沒有這個耐心。

今天爸爸又撿了一塊樹蔭下綠油油的草地，靜靜坐下，開始釣魚，姐姐在旁邊幫助整理釣索。我立在綠草如茵的河岸上，田野裏的風一陣陣的吹來，趕走了不少的暑氣。縱目四望，遠處的南方，有一帶淡淡的山崗，東面是一條公路，蜿蜒地從樹林中穿出來，跨過大河，再隱沒在綠色的田野中。北面和西面是一帶稻田，綠色的秧苗已有尺許高了，好幾個赤膊的農夫在田裏工作着。但那邊是一條幾尺高的土崗，從土崗上望過去，可以看見一排房屋，那就是我們可愛的家了。

太陽下山了，爸爸和姐姐已釣着許多魚，我也飽覽了大自然的美景，大家興高采烈的回家。

八月二日 星期一 晴。



我的家鄉。

清早起身，就覺得天氣特別熱。中午時，看看壁上的寒暑表中的水銀，已上升到一百度以上。我不禁大聲喊了起來：「怪不得要熱得如此，已經一百度多了——超過了水的沸點呢！」

突然，坐在廳屋裏的爸爸和姐姐哈哈地笑起來了。

「這樣，」姐姐笑着說：「我們要燒熟了啦！」

「搵兒，」爸爸也說：「你說現在的氣溫到水的沸點了嗎？」

我回答爸爸說：「常識書上面說的，水的沸點是一百度呀！」

「你可試試，」爸爸說：「你能把手浸在沸水裏嗎？」

「這當然不能的，沸水會把皮膚燙傷的呀！」我說。

「那末，我們爲什麼能活在像沸水一般的溫度裏而不燙死呢？」

「呀，這句話使我糊塗起來了，難道書上錯了嗎？我請爸爸解釋。」

「常用的溫度表有兩種刻度。」爸爸說：「一種叫華氏，一種叫攝氏。攝氏以零度

爲水的冰點，一百度爲水的沸點。華氏以三十二度爲水的冰點，二百十二度爲水的沸點。那個寒暑表所指示的一百度是華氏，你不看見上面有一個英文字F嗎？這在攝氏表上祇有三十八度光景，離開沸點還有許多呢！我覺得很慚愧，平時讀書不留心，沒有好好地把書看清楚，開了這樣一個笑話，以後無論做什麼，都要仔仔細細才好。

晚上，庭前乘涼，聽媽媽講星星的故事。

八月五日 星期四 晴，午後暴雨。

午飯時，天氣異常悶熱，混身覺得不爽，毛孔像塞住一般，汗也透不出來，多難受的天氣呀！

飯後不久，天空靜靜地，一絲絲的風也沒有，忽然，天邊起了閃電和很長的雷聲。一會兒，黑雲漸漸地聚攏來，又起了風，不到三點鐘，嘩啦啦地一陣大雨降下來了。

多可怕的暴風雨呀！它的聲音蓋罩了一切；它的力量摧殘了許多花草——斷的斷了，倒的倒了。

不上一刻鐘，可怕的暴風雨過去了。天氣異常涼爽，風陣陣的拂來，壓倒的花草，也重新得了元氣，活潑地在田野中抬起它們的頭來。

八月十日，星期二，晴。

鎮上到了幾隻西瓜船。我們買了一擔又大又圓的綠皮西瓜，弟弟一見就嚷着要吃。爸爸笑着說：「要到下午才好吃。」

下午四點鐘時，天氣正熱，媽媽說：「可以吃西瓜了！」弟弟聽了，高興得連連嚷着：「吃西瓜，吃西瓜！」一跳一跳地，那知一不留心，摔在地上，哇的哭了起來。媽媽來扶他，對他說：「要吃西瓜，就不許哭了！」弟弟果然抑住了哭，等着吃西瓜。



可怕的暴風雨呀！

姐姐和我把一個大西瓜，從水缸裏拿到檯子上。爸爸用刀切成一瓢一瓢，多甜多涼的西瓜呀！弟弟又高興得笑了起來。臉頰上還掛着兩條淚痕呢！

八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

這幾天來，爸爸很高興，這是因為八月十三日那天，日本又在上海發動戰事了。爸爸本來以為北方（蘆溝橋）的戰事不會久長的，但是戰爭却蔓延到南方來了。街上茶館裏的人都談着上海的戰事，他們談得很起勁，有聲有色，好像自己都經歷過的樣子。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陰，午後轉晴。

上海的戰事有八九天了，天空中雖然時常有日本飛機飛過，但是沒有受到轟炸，一切都靜。我們的學校就在今天開學。

鎮上到了很多住在上海的本地人。他們很危險的從戰區逃出來，隔壁的黃先生，也在今天垂頭喪氣的回到家鄉，他的店燬於炮火，他本人也險些被炸死！

爸爸和媽媽憂急着舅舅的一家——他們是住在上海的。因為他們住的地方離開戰區很近。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微陰。

今天接到校長通告，向上海採辦的教科書已到齊，定後天正式開學。我們的家庭暑期學校就在今天結束。姐姐和我都得一枝自來水筆，這是爸爸給我們的獎品；因為我們在暑期中用功讀書。弟弟也得了一盒彩色的蠟筆，因為他很聽話。

下午，和姐姐把寫字桌整理清楚，又把臥室大掃除，做到黃昏，弄得混身大汗，疲倦得很。

九月二日 星期四 晴。

今天開學了。弟弟背着新書包，右手攜着姐姐，一跳一跳，一同上學校去。

班上多了四個新同學，他們因戰事逃到鄉下來的。其中有一個姓薛的，講了許多上海的戰事——炸彈呀，火燒呀，死人呀，難民呀——聽着也覺得可怕！

六年級的導師，還是可敬愛的俞先生。他今天穿了一身白色的中山裝，嚴肅地對我們說：「戰爭或許要到我們這裏來，也許將來讀不到書，也許讀不到像這樣的書。希望各位小朋友在能讀書的時候，多用功讀些！」

往常，開學的第一天總不上課；但是，今天俞先生說了上面幾句話後，就講書了。教室裏的空氣顯得很嚴肅，除了俞先生響亮的講解聲外，什麼聲音也沒有了。

九月四日

星期六

晴

爸爸的校裏有信來，學校繼續開學，要他去上課。爸爸因這事而猶豫不決，他不願意在這樣不安定的局勢下離開我們。但是，教書是爸爸的责任，他如何可以拋棄责任呢？結果，爸爸決定明



一跳一跳，一同上學校去。

早動身到南京去。不過他整天沉着臉，心中一定很難過。

放學回家，和姐姐幫着爸爸整理行裝。

九月六日 星期一 晴。

清早，我們送爸爸上長途汽車。弟弟在汽車開後，竟哭了起來。媽媽也被引得紅着眼圈。

我們全到校中去了，留下媽媽一人在家。她一定覺得很寂寞呢。

晚飯後，天還沒有暗，我們伴着媽媽到田野裏去散步。西天的紅雲，一片一片，照耀得天上、地上，都現出淡淡的紅色，多麼可愛的景致呀！漸漸地，夜幕籠罩了整個鄉鎮，望見四周農家的燈火，在閃爍着。欣賞了一個鐘點的秋夜美景，回家已有八點多鐘了。

九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山河破碎的九一八紀念日，却是月亮快要團圓的中秋節的前一天，我們照常去上學。

放學回家的時候，爸爸有信來了。他平安地到了南京。信上還說南京不時的有日本飛機去轟炸，不過他校裏很安全，還沒有落過炸彈，叫媽媽放心。

傍晚，吃了晚飯，一輪皎月從雲層中露出臉來，像銅盆一樣大，白玉一樣潔淨。明天我們可以坐在庭院中賞月了！我指着月亮說：這時，弟弟要媽媽講一則故事，媽媽就講了一則月宮娘娘的神話，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陰。

今天是我十一歲的生日，我不上學去，上午，和姐姐幫着媽媽做菜。

姑母和四歲的表弟新兒從離這裏二里路的青陽鎮來。半年不見的新兒已會說話了，姑母教他叫人，他都喊得很清楚。

中午我們吃麪，姑母也知道了今天是我的生日，連忙教新表弟向我鞠躬道賀，又給了我二元錢，我也鞠躬，謝謝姑母。

麪很好吃，吃了三碗，肚子吃得漲漲地，放鬆了褲帶，還覺得不舒服，真是「少吃多

滋味，多吃壞肚皮！以後吃東西，不可沒有節制呀！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雨，午後晴。

學校裏預備在雙十節開慶祝會，俞先生寫了一個劇本，叫做苦兒的流浪。是一個三幕劇，描寫一個苦孩子，在戰事中同他的父母親失散了，弄得顛沛流離，到處受人的欺侮，苦得不堪。後來幸而被國家收留了，扶養長大，成了一個有名人物。結果，找到了失散的父母親，快活的共享天倫的樂趣。

我在戲中扮一個警察，放了學，在教室中演習，到天黑時才回家。姑母和新表弟在今午回去了。

十月一日 星期五 晨微雨，即轉晴。

姐姐今晨病倒了，發着燒，一些東西也不吃，祇是昏昏地睡着。媽急得了不得，請隔鄰黃家的男傭人到城裏請熟悉的蔡醫生。

下午，蔡醫生來了。診斷後，他說姐姐的病或許是傷寒，替她打了一針，又抽了血去。

業。」

演說後，是游藝節目。有口琴、歌唱、變戲法、話劇等。六年級學生演出的苦兒的流浪，在最後。苦兒由級長張鴻輝扮演，他演得有聲有色，博得許多掌聲。在台旁的俞先生，也滿意地笑了，因為他是編劇兼導演呀！

我扮演的警察，祇在台上演了五分鐘。上台，看着許多觀眾的眼光集中在我的身上，險些把做警察應說的幾句話也忘了。

做戲，可不是容易的事！

下午，和弟弟到鎮上的民衆教育館去看戰爭照片展覽會。

十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後雨。



苦兒的流浪的一幕。

姐姐的病已痊愈，她今天到學校中去上課了。姐姐清瘦了許多，媽媽也瘦了些！爸爸又有信來了，他很焦急着姐姐的病。媽媽寫回信告訴他說，姐姐的病已痊愈了。姐姐和我也各人寫一封信給爸爸，信上告訴他，我們雙十節慶祝會的情形。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雨。

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誕辰。學校放假，並沒有舉行紀念會。

上午，讀熟了一課國語，演算了十五問算術。

接到爸爸的來信。他說中日戰事要擴大了，南京的學校已解散，就在這幾天中要回家了。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 先陰後晴。

鎮上的情形在惡化了，今天有許多散退的兵士經過，聽說公路附近的小鄉村也有土匪乘機搶劫。膽小和有錢的人準備逃難。隔壁的黃家和鎮上許多人家，在今天雇了船，逃到偏僻的小鄉村裏去。

學校裏也顯得亂糟糟地，班上有四個同學不會來上課，老師們也似乎顯得很不安寧。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四 雨。

級上的同學又少了幾個，第一課教算術的劉先生也沒有來，佈告板上貼着一張學校在明天結束的通告，我們都懷着異樣的心情，坐在教室裏。

今天俞先生的面容很嚴肅，埋着頭祇管教書，看他似乎恨不得把一本書全在今天教完呢！我們現在竟到沒有書讀的時候，從前不加緊用功讀書，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

下課時，俞先生對我們說：「我們將來也許不能聚在一起讀書了！但是讀書並不祇限於學校中，祇要自己肯讀，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讀，不然，就是在學校中也讀不到什麼的。」

我們分別了，大家很不快活的離開學校，望着熟悉的教室和操場，覺得依依不捨。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陰，午後雨。

爸爸在暮色蒼茫中回家，濕身都是污泥，憔悴的臉，散亂的頭髮，真像一個打敗仗的兵士。爸爸說，火車被敵機炸毀，他從常州走回來的。路上遇到二次搶劫，除了身上的衣服外，什麼東西都被搶去了。因此，整天沒有吃過東西。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

鎮上更不安寧了，謠言日有散起，人心惶惶，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中午，天空中機聲轟轟，突然，一聲極響的爆炸聲起了。爸爸急忙拉着弟弟伏在地上。我的兩耳震得嗡嗡作響，呆立在客廳中，祇見窗上的玻璃，乒乒乒全都震碎，天花板和牆上的灰塵、石



一聲極響的爆炸聲起了。

灰，下雨似的紛紛落到地上。

過了一會飛機聲聽不見了，外面却響了一陣哭喊聲。和善從走出去一看，紙兒門口磚場上橫着一隻鮮血淋漓的大鴨，背上和身上都穿了好幾個窟窿，那鴨子叫六七丈路的上圍牆，就冒冒頭不見了。和善見了這情形，心裏想：這鴨子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他趕緊跑上高坡，把鴨子捉住，一看，鴨子身上果然有好幾段人腿和手，多可怕哩。

和善的頭腦裏想：這鴨子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他趕緊跑上高坡，把鴨子捉住，一看，鴨子身上果然有好幾段人腿和手，多可怕哩。

哭鬧聲延長了半個多鐘，和善才敢回屋去。

姑母家在今晚住到和善家，和善家也住到姑母家。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

做了一晚的惡夢早晨被媽媽吵醒。

天下着濛濛細雨，我們在泥濘中上船，小小的船艙中擠着八個人——我們一家和姑夫姑母，新表弟，還有許多箱籠鋪蓋。

船漸漸地駛離河岸，煙雨中望着四周熟悉的景物，覺得跟好朋友分別時一樣的難過。船中的大人都顯得很憂鬱；爸爸和姑夫談着時局，媽媽和姑母談着家常，姐姐弟弟和親表弟則縮在艙角裏，低聲地講着故事。

黃昏時，船停歇在蘆塘裏，盪坐着，吃了船家燒的飯，大家都睡在狹小的船艙裏。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陰

今天，我們的船駛入一條水面不很寬敞的河道，充塞了艱難的船隻。

中午時，看見前面有一座石橋；橋下的河面，擠滿了船，不久，我們的船駛近了；但是橋洞小，船隻多，大家還爭先恐後的搶着過橋。結果是大家都擠不過去，於是，罵的罵，喊的喊，充滿了一片喧嘩聲。

這景象使姑夫感慨的說：「在這種危難時期，還不能遵守一點秩序，非但害了別

人，就是自己也得不到好處，無怪我們中國人要遭日本人的欺侮了！」

我們的船被擠落了，泊在旁邊，直到天暗時，才能駛過橋去。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陰，夜小雨。

正午時，在船上看見不遠的岸上，有極次矮比的黑屋頂爲了採購食物，爸爸、姐夫和侍士下河岸。

不久，我們走到一個市鎮，奇怪得很，鎮上竟是靜悄悄地，一些聲音也沒有。走進街梢，且南貨店的地上鋪滿了椰子、桂圓等東西，櫃檯上伏着兩個打瞌睡的夥友。南貨店的對面有一家茶館，幾張方桌上也伏了幾個人在打瞌睡，地上還躺了兩個人。



一個可怕的死鎮！

姑夫第一個喊起來：「呀！全是死人！」爸爸走過去推推那些人，他們癱瘓地動也不動。再走過去些，彎曲的街中有一個大穴，七八幢毀壞的房子，東一堆，西一堆，四周都是死人。走完了街，除我們三人外，竟找不到一個能呼吸的人。真是一個可怕的一「死鎖」呀！

空手回到船中，把這怕人的情景告訴了媽媽和姑母姐姐和弟弟，都嚇得失了色。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

今天的遭遇，我終生不會忘記。當寫這篇日記時，眼淚流滿面，手裏還滿了淚痕。接連幾天的陰雨，今天放晴了。同時，我們的船在早晨抵達鎮江。從鎮江到南京，還有火車行駛着。因此，說說車站。這定改由火車到南京去。

我們到時，車站上已站滿了流離的人。各人買了票回來，說一到南京的火車沒有定時的。我們懊悔不該搭船才呢！

半天過去了，火車還沒有來；人越聚越多。突然，一連串的汽笛聲；接着，軋軋的日本

飛機聲響起來了，車站上頓時起了一陣劇烈的顛動，人像潮水似的向四面瀉開去。一忽兒，我已身不由主的被人牽擠到月台外面，爸爸和媽媽竟失散了。

這時候，來不及叫喊，一個震耳的炸彈爆炸了。立刻一大批人，草也似的倒下去。我也在這時候被人們推跌在地上，接而又最重響的一個炸彈，我不知何時失去了知覺。醒來時，覺得背上和腿上重重地有東西壓着，用力轉過身來，兩具屍體浸在地上，站了起來，發覺頸間有血淌下來，用舌一摸，一塊生牛肉似的人肉落在手掌裏。

我立在這塊一死地，一向四面尋看，希望能找到爸爸媽媽姐姐弟弟，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活着。地上的屍體橫七豎八的，斷了的手，斷了的腿，和兩截的腦漿迸裂的，血肉狼藉的，還有呻吟和喊叫的，使我疑心自己究竟是活着，還是到了另一個世界。

我的神智有些昏了，不知道悲傷，更不知道哭泣，祇是瘋狂的在死人堆裏找，找，找到一個彈穴旁，我找着爸爸媽媽姐姐弟弟了——媽媽的雙腿在膝蓋處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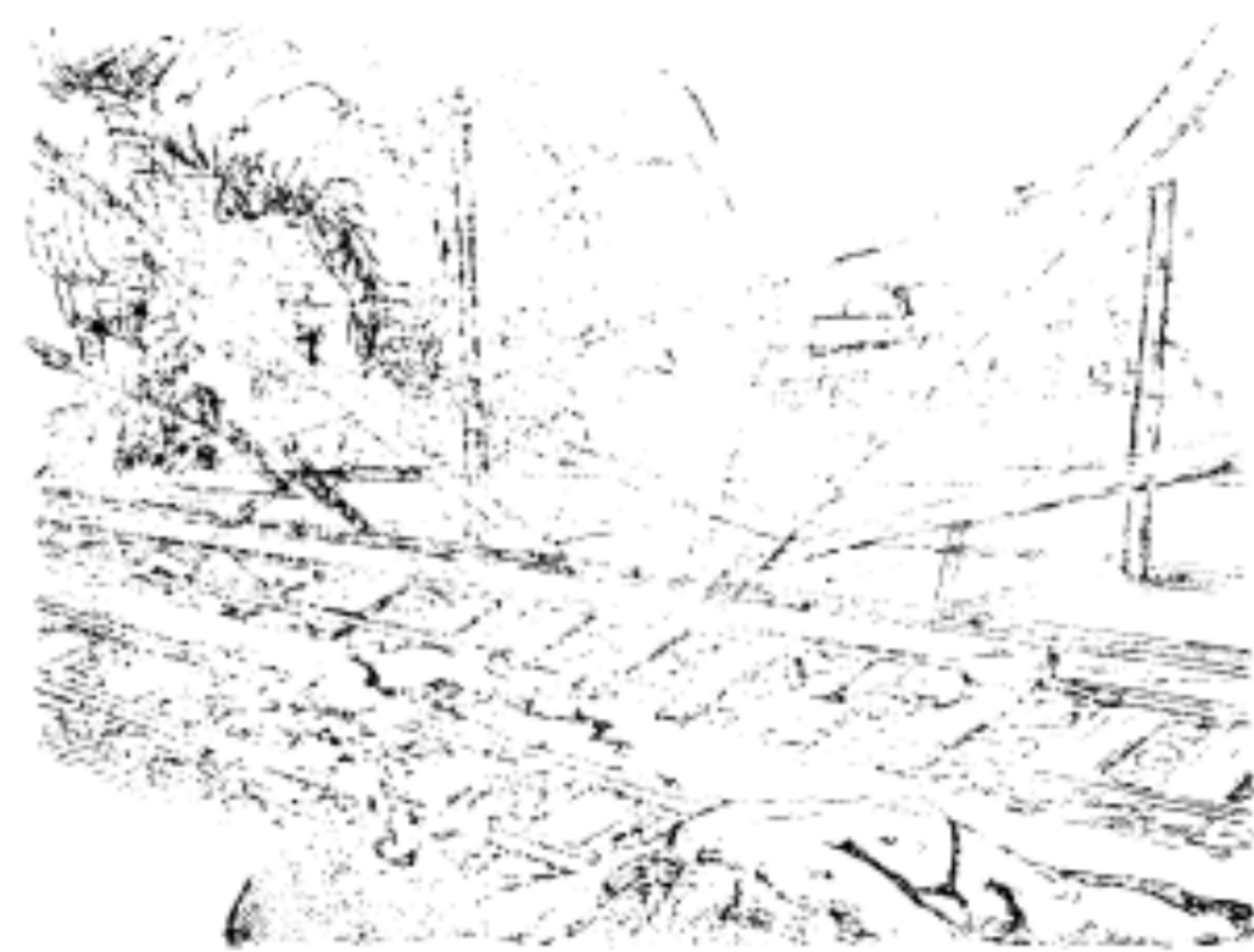
爸爸、姐姐、弟弟，都一聲不響的躺在血泊裏。我跪在旁邊，竭力的喊着爸爸、媽媽、姐姐、弟弟，但是喊到聲音啞，爸爸、媽媽、姐姐、弟弟還是那樣的躺在地上，永遠不會起身了！

再去找姐夫等，找遍各處，沒有他們的蹤跡。祇在離彈穴不遠處，找到我家的一只小皮箱，和姐夫的一根手杖。

這時候的我，背着一個小包袱，拿着小皮箱，淚水灑滿了眼，綫衣刺傷了脚，經感覺得太陽失去了光輝；人也暗，地也暗，自己也墮入無底的深淵中。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時陰時晴。

昨晚糊糊塗塗的臥在車站的斷垣旁。今晨醒時，還以為睡在自己家中的小床上；等到看清



敵機轟炸後的漢江火車站。

了四周，想起了昨天的遭遇，淚水禁不住又從胡桃似的眼球中潛潛地淌了下來。現在的我，沒有了爸爸媽媽，失去了姐姐弟弟；想着將來渺茫的生活，覺得自己像高處突然跌下來一樣的可悲，淚水更滾滾地淌下來，拿一以淚洗面。一來形容，真是最確當也沒有了！

檢點身邊的財產，除了身上穿的一套棉衣服和小皮箱中的兩件絨衫、兩雙襪子，和四五本簿子外，只有用包袱包着的三條毛毯和十元錢。這十元錢，最多祇能用兩個月，以後的生活如何，真不能想下去！

孤零零的徘徊在街頭，看看街上亂糟糟地，人呀，車馬呀，急急忙忙的去找他們更安全的方面我呢，不得不留在鎮江，聽命運來擺佈我這小生命！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

一早，我在一條沒有人住的小弄堂裏找到一幢沒有人住的屋子。裏面的佈置很精緻，還有許多吃的食品，我不客氣的住下了。

前兩天市街上混亂的景象，到今天都沒有了，變得死一樣的寂靜和可怕。

近中午時，各處起了拍拍拍的槍聲，還有隆隆的砲聲和軋軋的機聲從窗中窺視到街上，一隊一隊的日本兵舉着槍向四面亂放，又看見遠處天空中濃煙蔽天。我嚇得急忙躲到一個衣櫥中，一直到天黑才走出來。

十二月七日

星期四

微雨。

今天，從樓上的窗中看下去，街上比較有些生氣了，不時可以看見有人在走動。在這一舉一動裏躲了多日的我，便想方到外面去走走。

有幾條街已成了瓦礫場；有的店舖的排門被打壞，裏面的貨物被搶劫一空；有的牆上有幾個窟窿，各處十字路口貼滿了看不慣的敵偽告示。

仍舊回到那所沒有人住的屋子裏過夜。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

陰。

家鄉後再作打算。或許有熟悉的鄉鄰能收容我這可憐的孤兒。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今天到了家鄉，但是我的家卻沒有了。整個的市鎮已變成了一片瓦礫場，可愛的家鄉也和爸爸媽媽一同被毀滅去了。

在廢墟中又哭泣了。場我打身冒險到上海去找舅舅，這是我最後的希望。但是問題又來了，我怎樣能繞到距離三四百里路的上海去呢！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日

忙了半天，在廢墟的家鄉走到江陰區域更得聽得從城裏有偷渡的小船到長江對岸的靖江，再從靖江到南通。從南通到上海有南通口的輪船。

身邊還有五元多錢，費不問這此錢數不夠，也不願路上的危險，我決定冒險到上海去。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微陰，有晴意。

昨晚到南通，裹着毯子睡在小船裏，今早才上岸。南通沒有經過戰事，所以市面很熱鬧；尤其在碼頭上，喧喧攘攘的聚滿了人。

在一個小麪館裏吃了午飯。問明了輪船公司的地點，買了一張統艙的船票。船在明天下午開。

到舅舅家也得清潔些，下午去理髮洗澡，但是身邊祇剩得一元多錢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晴

輪船今晨抵滬。在船上瞧過去，喧嘩而忙碌的碼頭，熱鬧的市街，高大的建築，真不愧為全國第一大商埠！

踏上碼頭，買些東西吃了，振起精神，詢問一個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

「對不起，」我客氣地說：「你可告訴我北河南路怎樣走法？」

我知道舅舅家住在租界上的北河南路潤德里八號。

那位崗警很詳細的指示了我。於是，我大踏步的向目的地走過去。

找到了潤德里八號。後門關得緊緊的，我想：或許舅媽在廚房中煮飯，或許舅舅在
家，或許……我的心跳動得很厲害，好像要從口腔裏吐出來的樣子，我又思索着見了
舅舅的第一句話。

懷着興奮的心去敲後門。不久，門「呀」的一聲開了。

但是，開門的不是舅媽，也不是舅舅，而是一個不相識的老媽子。我想她或許是舅
舅雇用的女傭吧！

「這裏是張家嗎？」我問。

老媽子對我說話了。她的話我一點也不懂。我再問她，她祇向我雙手亂搖。這時候，
一個青年女子出來了，我又問她：

「沒有的。」那女子操着國語說：「我們搬來了不久，這兒並沒有姓張的。」
我腦中像受了霹靂似的，手足也發着冷顫。我覺得我的最後希望粉碎了。

但是，我還不甘休，再向四鄰詢問，對門有一家告訴我說：「張家因北河南路接近

戰區，所以搬家了。可不知道他們搬到那裏。

這時家裏的錢又用光了，又怕又急，眼淚又不住的淌下來。零丁孤苦的一個孩子，流落在這東風無規的都市裏，沒有錢，沒有衣，沒有食，沒有住，像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的一葉孤舟，隨時有被巨浪傾覆的可能。

民國二十七年

一月一日 星期六 陰暗，午後忽晴明。

在沒有踏板的過街樓下俯伏了。夜有力的西北風呼呼地吹來，早晨醒時，混身已失去了知覺，倒不覺得冷了。

中午，花五分錢吃了一碗麪；肚子飽了，身體暖了，腦筋也清楚了。但是清楚的腦筋，使我想着前面的不幸遭遇，悲哀得又哭泣起來。

下午，暖和的太陽出現了。離開過街樓，叫化子似的蹣跚在街頭。今天是元旦，街上

走着的人，似乎都很快活，我又覺得許多穿着新衣的孩子都向我注視着，羞慚得頭也不敢抬起來。

晚上露宿在一所向南的鐵門邊。

一月七日 星期五 大雪。

天下雪了，身邊祇有最後的兩角錢了。用完了它，不凍死，也要餓死了！想到這裏，淚水又不斷地掛下來。

吃了兩個六餅，睡到一條弄堂中躲避寒冷。想着從前可愛的家，爸爸媽媽和姐姐弟弟，閉上了眼睛。他們隱隱地在我面前出現，乾着喉嚨想喊，却又喊不出聲音來。一會兒，他們一個個地不見了。接着耳邊有一陣么喝聲，睜開眼睛一看，一個警察拿着木棍，正在做着打下來的樣子。我急忙跳起來逃走，把一條隨身的毛毯也丟了，記得去年國慶日那天，我在「苦兒的流浪」一劇裏面，也曾扮演過警察，却沒有知道流浪的苦兒見了警察會有這樣的害怕。

一月九日

星期日

晨雪，正午放晴。

我餓着肚子，流蕩在街道上，骯髒的衣服和憔悴的面容就是另可能够遇見，他也不曾認識我了。

中午時，走到一所舊屋子門前，站着兩個精神飽滿的童子軍門上有一條白布，寫着「第二難民收容所」。這時候的我，好像在沙漠中發見了水草一般的喜悅，因為難民收容所會收留我，不致於流落在街頭做小乞丐了。

鼓着勇氣，向站在門口的童子軍詢問。

「這兒是難民收容所嗎？」我問。



站着兩個精神飽滿的童子軍。

「是的。」

「那末，可以收容我這個沒有爸媽的難童嗎？」我宛轉而帶了悲傷的聲調問。

他們端相了一會，一個瘦長的童子軍點點頭，招招手領我進去。經過兩進屋子，走出一座小鐵門；鐵門那邊有一塊大空地，蓋了許多草棚。那個童子軍領我到一個辦公室，他和辦公室裏坐着寫字的一位先生說了幾句話，就退了去。接着他同我講話了。

那位先生問了我許多問題。我一一的回答了，並且還告訴他我到上海來的目的和結果。

「好，這樣吧，」那位先生說：「你把你舅舅的姓名職業籍貫等說出來，我們可以代你登報找尋；尋到的話再好也沒有。」

我感激得很，詳細對他說了舅舅的姓名等，他一一的寫在簿子上。然後在一條印着「難民證」的布上，寫了我的姓名年齡等給我，又領我走到一所草棚中，裏面已有近十個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子，他把我介紹給一個頂大的孩子。叫我跟他們住在一

起。說完就走了。

他問我如何流落到這裏，我又覆述了一遍。他又指示我的睡所，在近門的一角空地上，吃過了二只派發的白饅頭和熱粥，增加了不少活力；加以屋子裏吹不進西北風，身體頓時覺得溫暖起來，幾日來飽受了乞丐似的凍餓生活，困倦得倒在溫暖的屋角裏和衣的睡着了。

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午後微雨。

幾日來，熟識了室內的同伴，他們都同我的命運差不多——沒有了父母的苦孩子。

那個頂大的孩子叫陸守正，十六歲。本來住在離上海不遠的鄉下，戰事使他失去了父母，還失去了他左手上的四個手指。很早就被收容所收留了。他告訴我說：「一星期前，收容所裏有兩個孩子，被他們的父母歡天喜地的領回去了。」我爲他們慶幸，同時也希望舅舅能來領我出去。

一月十五日 星期六 陰雨。

雖說收容所中一日有兩餐供給我們吃，但是自小受着父母鍾愛的我，如何受得住寒冷的侵襲呢？手上，腳上，和耳朶邊上，生滿了累累的凍瘡，冷了要痛，暖了要癢，潰穿的地方，膿血不斷地滴下來，痛苦得縮在屋角裏暗暗的哭泣。

唉！要是爸爸媽媽沒有死，沒有失散的話，就是到求乞的地步，也不會有這樣孤零零的痛苦的啊，我的爸爸媽媽呀！

一月十八日 星期二 雪花飛。

到收容所裏來的難民，不斷地增加，也不斷地生了病，死，去，陷身棚舍中，在令人死了一個人，或是一個老婆婆和一個嬰孩，那些老弱的人，受了一千驚萬嚇，跋涉了許多路程，吃不能，看不能，那有不憫憐的道理，可惡的戰爭呀！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雪止，天陰。

今天，我們房間中的一個最髒最小的孩子，被他的母親領出去了。他們相見時，快

活得哭起來，全棚的孩子都受了感動。但我想別兒何時也會來領受出去。

好久不洗澡了衣服裏發臭，跳蚤咬得我全身不舒服。但是除了一身子的虱子，那件衣服外那裏還有其他衣服可以換呢？

別的孩子身上也生滿了跳蚤，污穢的我們，做了跳蚤的「大本營」了！

一月三十日 星期日 是微陰，陰晴。

今天是廢曆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世俗所說的除夕。有幾個學生，帶了玩具和糖果來慰問我們。他們穿了大衣，戴了雪白清潔的頭套，天真的面容，手裏還把一袋袋的糖果發到我們污穢的手裏。

「小朋友呀！他們的中間的一個在發完了糖果對我們說道：『你們雖然失去了雙親，但是有許多跟你們一樣大的有父母的小朋友還牽掛着你們，他們愛你們，同情你們，很願幫助你們。』」

我被這幾句話感動了，世界上除了父母親的慈愛外，原來還有人類的友愛呢！

二月五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又有一個孩子被他的親屬領回家去了。看着別人歡天喜地的走出收容所的大門，心中又羨慕，又妒忌，又悲哀。

辦公處的佈告板上貼了一張佈告說，收容所裏免費遣送難民回原籍的船已接洽好了，希望要回原籍的難民快來登記，然而無家的我，怎能回到原籍去？

二月八日 星期一 陰

收容所裏的膳食，本來是一飯一粥，現在改為每天吃兩次粥，這是因為上海的生活費用一天高一天，幾百個難民的吃，可不是一筆小數目。聽說把難民遣散完後，收容所也要解散了。

唉，像我這樣大的年齡的孩子，沒有了爸爸媽媽，一旦從收容所裏遣散出來，不是倒斃在街頭，就是流浪的小乞丐了。

二月十日 星期三 陰

一大批有家可歸的難民，回到他們的家鄉去了。餘下百餘個無家可歸和無人照顧的可憐蟲，靠着社會上的同情，還苟延殘喘的活在世上。

我們的棚舍中，連我還有八個小可憐蟲，我們同病相憐。沒有家，沒有爸爸媽媽，要是沒有社會上的善士來收留我們，我們早已成了餓殍了。

據管理員說，上海所有的難民收容所，都在本月底前先後要解散了。許多和我一樣可憐的老年人和女人都哭了起來。

晚上夢見了爸爸媽媽，夢見了可愛的家鄉。一陣寒冷的西北風吹到身上，吹碎了美麗的夢境！

一月十八日 星期五 大雪。

早晨，天又下雪，被一陣陣的更冷凍醒了，手上和腳上滑爛的凍瘡，痛得我坐立不安。唉，可怕的天呀！

外面的地上和屋面上，鋪滿了一層皚皚白雪。鉛灰色的天空中，還不斷的有雪花

飄下來。大家冷得擠在一堆取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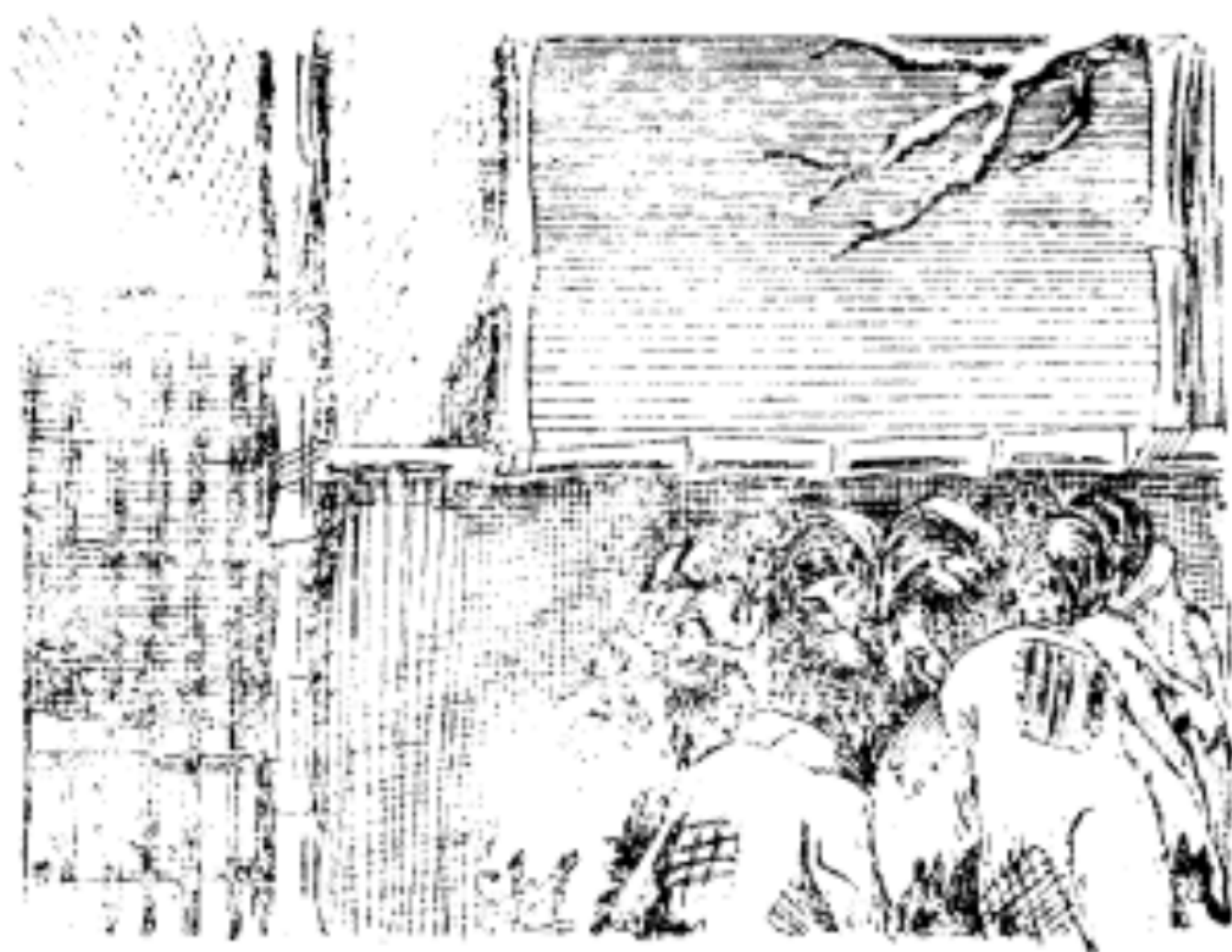
春雪，比冬雪凍冷得多！使我想到從前有家的時候，穿了厚厚的棉衣，圍着圍巾，戴着帽子和手套和同學們堆雪人或擲雪球，那時候覺得雪是可愛的，不論在冬末，或是春初，最快活的，就是下雪天了！但是，現在呢？身上沒有厚厚的棉衣，沒有圍巾，沒有帽子和手套，沒有暖的東西吃；飄下來的雪花，像刀一樣割到身上，又冷又痛，可咀咒的雪呀！我希望落下來的雪變成麪粉，給我們暢快的吃一個飽。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向晚又雪。

今天早晨，收容所裏凍死了十多個人，有老的，有小的屍體扛出去的時候，充滿了。



可怕的天呀！

一片哭泣聲，真正淒慘呀！就是我們還活着的一羣，在這種凍冷的氣氛下，穿不暖，吃不飽，也是毫無生氣，等待着死神的降臨！

第二難民收容所決定在後天結束，管理員宣佈這消息時，我們這些受到死刑的判決一樣，不久的將來，我們都要做餓殍了，想着一具具躺在街道上的屍體，怕得哭了起來。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陰雨連綿。

第二難民收容所今天結束了，六七十個無家可歸的老弱的難民，紛紛舉個旗，逐到街道上來。天下着濛濛細雨，我們站在泥濘的街道上，像一羣待宰的牛羊。

我跟着陸守山和其餘的同伴，共七個人，慢慢地離開了收容所，走到熱鬧的街道上。

我們各人選一塊地方跪下來，對着過路的行人求乞，雖是滿臉的羞慚和心中萬分難受，但是半天沒有東西吃的肚子是更難受的呢！

黃昏時，把討到的錢，買了三只大餅，這是我第一次求乞的成績，也就是我這一天中所吃到的東西。

晚上，我們七人睡在一處過街樓下。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陰雨，午後忽晴忽雨。

七人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在今天凍死了。皮包骨頭，鬍鬚凸出的死屍，那形狀真怕人呀！餘下的我們，也都瘦得骨瘦如柴，骨頭臉上又黃又髒，破衣服裏繁生着蟲子，爛腳的爛，生疔的疔，像一個個的小鬼，誰知道可以活到多久？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

我們平日所眠的過街樓下面的草堂，這幾個大乞丐佔去了，祇好向南邊移在一個公園附近，找到一處大屋子的後門邊，這兒我們晚上的睡眠地方。

看着許多活潑天真的孩子，蹣跚跛腳地跟着他們的父母，親到公園裏去玩，又使我想起了炸死的爸爸媽媽和姐姐弟弟，假使他們還活着，我不是會跟那些孩子

一樣的幸福，一樣快樂嗎？

我哪裏願意求乞呢？很想找些工作來維持我的生命，但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在這人地生疏的大都市裏，那裏有給我工作，給我吃飯的地方呢？

又有兩個同伴病倒了，生了病的乞丐有誰肯來醫治？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入夜微雪。

早晨，一所高房裏走出一個穿皮大衣的女郎，手裏牽着一隻狗，它的毛色潔白，身體肥胖，和我的懶懶瘦瘠比起來，真是人不如狗呀！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陰。

兩個病倒的同伴，終於在今天死去，我們把屍體移在鐵門邊，又找了一條小街堂，做我們晚上的一臥室。

遺下的，除我外，還有陸守正、王阿寶和李三毛三個。

今天，沒有討着一個錢，整天的餓着，飢餓的難受，在沒有受過的人，是不會知道的。

三月一日 星期二 晴

早晨，我們結伴走到一個小菜場裏面人聲嘈雜，亂紛紛地擠了許多人在做買賣。一個衣衫襤褸的人，蹣跚地從一個女傭的茶籃中偷了一塊肉等到那女傭發覺，他早已逃得很遠了。

我們受飢餓的逼迫，也立刻模仿了。不久都很順利的滿載而歸。

我們由求乞到偷竊了！從前而先生和爸爸媽媽常對我說：偷竊是最卑鄙的行爲！現在在飢餓綫上的我們不得不幹這最卑鄙的行爲，那裏還願羞恥呢！

晚上，我又在上俞先生的班上上課了；忽然俞



最卑鄙的行爲！

先生直着嗓子說：「丁慶華，你偷了別人的東西，要鎗斃！」我一嚇，睜開眼睛來，自己還睡在冰硬的水門汀上，原來是個惡夢！

三月六日 星期日 晴

天氣暖起來了。若在家中時，又該是換上薄絨線衫的時候。但是現在的我，還穿着去年逃難時的那件舊衣，骯髒得生滿了跳蚤，身上起了紅斑。我很想能換件衣服，能洗澡和理髮。但是在這間滿了衣裝店、浴室和理髮舖子的都市，卻沒有我們流浪兒童的洗澡和理髮的地方呀！

三月九日 星期六 雨

早晨，我們經過一條寬闊的馬路時，一輛嶄新的汽車疾駛過來，李三毛走得慢一步，被那輛汽車撞倒了。白的腦漿，紅的血水，都着地上的泥水流了一大堆。三毛一聲不響的倒在血泊裏，兩隻腳還不斷地抽搐，真可怕呀！真可憐呀！

汽車停下了，一個警察走了過來，他們互相說了幾句話後，汽車又疾駛而去了。隔

四月十日 星期四

日本兵無限止的搜刮我們中國的米麥，吃的東西又沒有了，大餅賣到一角錢一個。生活更困難了，常常嘔吐，當我們的早晨。

陸守正和王之發在早晨被警察打了，痛得躺在地，爬不起來。雖然走得快，沒有挨着警察的木棍，却餓得四肢無力，倒在地上。

看這一團女子從食品店裏走出來，手中拿着兩個紙袋，像極的長髮，向地上站起來，趁她下防，搶了她手中的食物，就逃。等到她在後面大聲叫喊起來，我已逃得良遠了。

這兩袋的食物，醫治了我的飢餓和我的兩個同伴的疼痛。



做了小強盜！

四月十五日 星期五 雨。

這幾天來，常常在夢中看見爸爸媽媽，他們在夢中還像從前一樣的愛我。要是知道了，我做了許多卑鄙的行爲——偷竊和搶劫，他們一定不會愛我了！

四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

幾個月來的流浪生活，使我的性情變得暴戾和抑鬱，我的身體怕得像鬼，再隔些時候，恐怕也要無知覺的躺在水門汀上了，現在也覺得心驚肉跳！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小雨。

我病了，頭昏昏沉沉地擡着立起來，手和腳都像棉花似的軟綿綿地，祇能一動也不動的躺



使我的身體怕得像鬼。

今天早晨我能够吃東西了。穿白衣的看護，給我一碗芬香的粥，半年來沒有吃過這樣好的粥了。

下午，從白衣的看護口中，知道了步姐回國，這消息使我非常喜悅。太太發現了，於是到河邊街去買菜，所以醫院中多給我的太太買菜，沒有你，早已埋入了墳上，我願你早日歸國。

五月廿一日 星期四

我的病好了許多，今天能自己起床了。下午，她到醫院寫信，說：「公恩，又給我洗了澡，洗身的時候，」洗完了，她帶我到門口，說：「你現在在醫院裏。」

五月廿三日 星期四 雨，下午四時

早晨一位戴眼鏡的在白頭髮的老太太來看我。她微笑的面容和溫和的聲音，使我想起了死去的媽媽。

「你現在很舒服了嗎？孩子，」她用手撫着我的頭頂。這樣慈祥的安慰，使我感動。

得哭泣了，半年來流浪生活的遭遇，祇有恨和詐，偷和搶，却沒有愛。

「你在想家嗎？」她看我哭了，用手帕揩拭了我的眼淚，又低聲的說：「唉，可憐的孩子呀！」

這時候，我好像又在媽媽的懷抱裏了，縱聲哭起來。

「別哭，孩子。」她的聲音更溫和，「哭是沒有用的，勇敢的孩子是不哭的。」

她又用手輕輕的拍着我，又輕聲的問我：「孩子，你能告訴我你的姓名嗎？」

「丁慶華。」我止住了哭回答。

接着她又問我的年齡，問我如何流浪到上海來。我把經過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了她。

「那末，」她說：「你可願意再讀書嗎？」

半年的流浪生活，磨折得我如此，那裏還願意讀書呢？我告訴她我很願意讀書。

「好的，」她說：「後天進學校吧！」

她走後，我覺得很快活，因為從明天起，我又有書讀了，不會再流浪在街頭求乞了；但是想到以前街頭的兩個小同伴，他們現在不知怎樣了，我很為他們擔心！

五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晨晴，午後忽雨忽晴。

慈祥的老太太領我到離醫院不遠的「街童教養所」裏。幾十個書布衣服的男子，很有禮貌的向她鞠躬，還說：「徐太太早！」

慈祥的老太太——徐太太，也溫和的回了一個禮，又把我介紹給大家。接着是一位執着書的女先生，把我引到教室的坐位上。

半年多不跟書本見面了，今天又看見它了，歡喜得好像見了爸爸媽媽一樣。

晚上，我們睡在樓上的一個大房間裏。柔軟的被褥，新鮮的生活，這是我回憶着躺在冰硬的水門汀上的生活，興奮得半夜不能入睡。

五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晨陰。

從同伴那裏知道：徐太太是「街童教養所」創辦人中間的一個，也是救活我的

恩人她天天跟我們說話，教我們學好，又向社會上的許多善士捐了錢維持我們六十多個孩子的吃和穿，還要我們每個讀書和工讀，要我們將來做一個有用的人。她是我們這班同學的「家長」。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晴

上了幾天課，我很喜歡這種開課的生活。我們六時起身後，有早點，自己拿錢買飯，到中午下午是手工課和英文課，自己買材料做的工作，直到校門口，大人們來接我們。五點了。天黑前吃點東西，睡去。心裏想這生活真不錯。就寢。

我學習的是木工，每天下了課，自己買材料，到外面的一個店鋪裏去工作。別的孩子有與課餘



在。肩。上。及。髒。得。發。黑。的。臉。上，各。人。披。了。一。隻。麻。袋，正。在。用。手。指。撈。着。吃。罐。中。的。食。物。

我快活的喊了他們。他們抬起頭來。起初，懷疑的瞧着我；後來，現着恐懼的樣子。我走近他們的身旁，陸守正抖抖地站了起來說：「你可是丁慶華嗎？」

「是的。」我說：「你還認得我？你們可好嗎？」

「呀，」阿寶顫聲的說：「你，你不是死了嗎？」

「沒有，」我說接着告訴了他們我的幸運的遭遇。

「那末，」陸守正義慕的說：「你現在很幸福了！」

「你不合跟我們一起了！」阿寶不很高興地說。

我把找他酒的目的說了，勸他們不要再流浪在街頭搶奪和偷竊了，祇要我們能棄邪歸正，社會上有很多熱心的人願意幫助我們苦兒的。

陸守正和王阿寶都低下了頭，沉思了一會。阿寶對着我和守正說：「我不去，裏面那有街路上的逍遙自在？我不去，我頂怕讀書，頂怕做工，我不去！」

呀，阿寶竟如此的倔強。我又詳細地把讀書和做工的益處說給他聽。但是，阿寶總是搖頭。忽然，守正的頭抬起來了，眼淚汪汪地對着我：「我願意跟你去。我願意讀書，我願意做工，祇要我有飯吃。我去！」

「那才對呢！」我快活的說：「我們立刻就去吧！」

「好，你們去吧！」阿寶負氣似的說：「你們將來不要懊悔得逃出來，滾你們的！」守正默默的呆了半晌，回身到鐵門邊拿出幾本簿子來：「這是你的東西。」他靜靜地說：「你拿去罷！」

呀，這是我以前的日記本子呢！我很感激陸守正，他保存了我艱難時的唯一的好朋友——我的日記簿。

守正和我離開了小弄堂，我又向着阿寶說：「阿寶，你以後覺悟了，還可以到我們這裏來，地址是新生街十三號。」

但是，阿寶却昂着頭，披着破麻袋，跳到馬路上，蹣跚得看不見了。

晚上，陸守正由徐太太領到醫院裏去檢查身體。

六月廿一日 星期四 陰。

今天守正從醫院裏回來，跟陸太太商量請醫生查查他的眼，和問問長生教養所時計起來好倒換一個地方。

六月廿二日 星期五 由廣州到香港。

守正也學習加工夫，除此以外，我們也和讀書，一起做工，很快活的一同生活着，便不想離開這溫暖的家。

六月廿三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我翻閱着以前的日記，使我又憶起王伯伯媽媽，耳邊又飄響的聽見媽媽在喊我學兒子的口氣就竟受了社會上善士們的栽培，由徐太太的仁愛，但甚麼去由母愛，是不能用別的東西來填補的呀！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陰。

下午，兩個工人模樣的青年來探問徐太太。他們都是被教養所收留過的街頭丐童。但是現在他們已經獨立謀生，只是沒有教養所收留，恐怕社會上又多了兩個日本法入刑場的悲劇呢。

教養所 兒童 兒童 兒童

在教養所收容的兒童，腳上綁着

沉重的鉛板，因為常常被用鉛板

壓的，或自一陣陣的擊打，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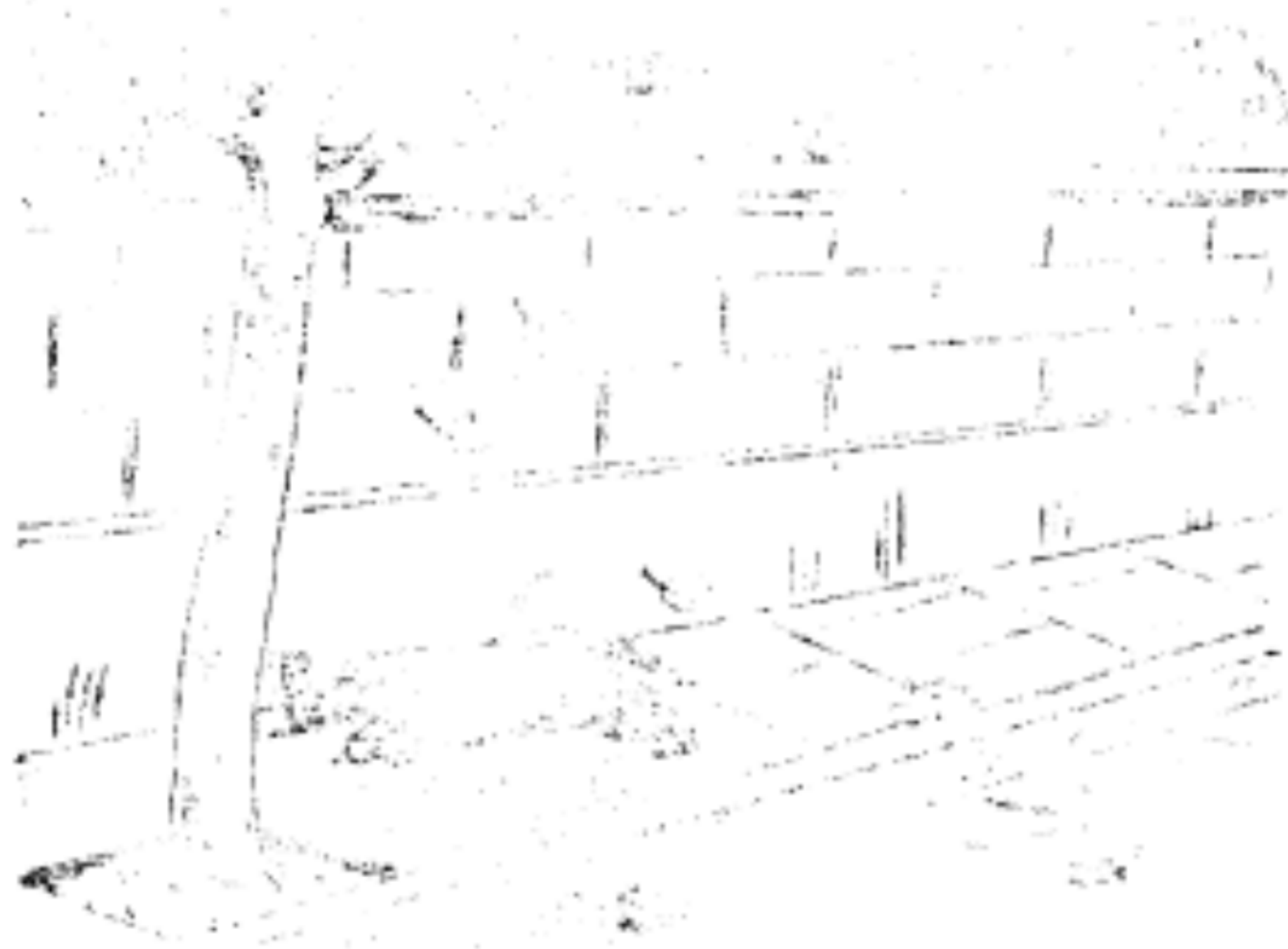
向空中拋起，或向空中拋起，

被向空中拋起，或向空中拋起，

被向空中拋起，或向空中拋起，

在教養所收容的兒童，腳上綁着

沉重的鉛板，因為常常被用鉛板



教養所 兒童 兒童 兒童

兒。觸。口。都。是。假。使。能。够。有。人。一。一。的。把。他。們。收。留。了。教。養，不。使。他。們。成。為。餓。殍。和。社。會。的。蟲。蟲，那。末。社。會。上。就。少。了。一。批。為。非。作。惡。的。惡。棍，也。就。是。增。加。了。許。多。有。用。的。人。希。望。一。般。幸。福。的。小。屬。文。們，快。快。節。省。了。糖。果。錢，捐。到。慈。善。機。關。去，救。救。許。多。嗷。嗷。待。哺。的。可。憐。蟲——苦。兒。吧！這。樣，比。在。街。路。上。佈。施。給。一。二。個。乞。丐。的。錢，要。有。用。得。多。呀。

六月三十日 星期四 先陰，後放晴。

日記從今天起結束了。因為我心裏想要說的話，爲了環境日惡的關係，以後恐怕只能遮遮掩掩，露頭露尾地寫幾句，不能把我一肚子的悶氣，儘量發洩，這在我反覺得不痛快，所以我要把它直捷了當地結束了。好在現在我在街童教養所裏有了工作，可以把我的精神集中在我的工作和學業上，這日記，我想等待我所希望的光榮日子到來時再寫吧！

x
x
x
x
x
x
x
x

民國三十四年

八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

這該是我把間斷了七年的日記開始再記的日子了。

日本向我們投降的消息，盛傳了四五天，今日纔確確實實地由日本天皇的廣播證實了。八年堅苦抗戰的中國民衆，得到了這個勝利喜訊，真是歡欣萬分。馬路上的每一個行人，都掛着一臉得意的笑容，碰到相識的人，總是緊握着手，口裏連說「恭喜、恭喜」。像我們在元旦互道賀一樣；那些外籍的年青人，有的竟在馬路上相抱，有跳躍起來，這真是普天同慶的日子呀！

本來囊中空虛的我，今天也很慷慨地在街上買了一瓶從來不曾買過的大酒汽水，回到街童教養所，和陸守正兩個人痛痛快快地對喝起來，想把這極度的愉快儘量發洩。

的家，我們不可以建立我們將來的家嗎？」我霍的站起來，握着拳鄭重地說：「不錯，守正！我們都是木工，我們應該建立我們將來的家，和建立房子一樣。否則，我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創辦教養所的慈祥的徐老太太，而我更對不起諄諄教導的俞老師，我們努力吧！守正！」



黑暗中的光明！ 陳湘隱作